

李姨正在看电视,恰好看到关于天津市河北区修补巷和皮具修补行业的报道,画面一闪而过时,她瞥见了“xxx手工皮具”的门店招牌。几天后,她来到这家门店修复背包。原本她都已经做好打算,要把背包寄去北京找专业师傅维修。

李姨小心翼翼地密封袋中取出背包,老化的背带表皮不断脱落,如同细碎的白雪,看得她很心疼。从业十余载的李涛一眼便判断出包体的状况:这款包并非头层牛皮,受岁月侵蚀与存放不当的影响,背带及衔接处老化严重。他当场说出修复方案,同时坦诚告知李姨,手工缝制会留存针孔、明线,新皮料的纹理也无法与原版完全一致。

听李涛说完方案,李姨完全理解和认可,她当即就要付款,却被李涛拦下。他始终恪守原则,坚持顾客验收满意后再结算,全程无需预付定金。

李涛放弃午饭和休息时间,即刻开工。他麻利地拆卸老旧背带,甄选优质头层牛皮,裁剪、打磨、封边,一气呵成。忙碌至午后两点,考虑到李姨没微信,无法线上同步进度,李涛让李姨先回家,下次再来继续修复。

李涛的这款名牌托特包,是西班牙儿媳初次探亲时送她的礼物。眼看着儿子、儿媳马上就要回津了,李姨想着把旧包修好,背着它去接儿媳。经过三次精细修缮、养护上油后,背带修旧如新。面对李姨主动多付钱的心意,李涛婉言谢绝。

在李涛的从业生涯里,承载温情的旧物修复故事还有很多。去年国庆假期,一对来自石家庄的老年夫妻慕名找到店里,前来修复老化开裂的双肩包。包底的二层牛皮已老化,修复起来不仅工序繁杂,材料成本也高。李涛如实说明情况,建议换新包,可大娘说什么都要修——这只背包陪伴她走遍大江南北,是无可替代的出行伙伴。

承接订单后,缝制难题困住了李涛:1:1复刻裁剪的皮料,成型后多出5公分。关键时刻,曾从事动画绘制、精通立体打版的妻子周淑静点拨症结,皮料厚度差异造成尺寸偏差。李涛依照提示优化工艺,修正皮料厚度、精细打孔缝制,攻克内翻无痕缝制的技术难点,完成修复。

修补旧物,其实补的也是人心的圆满。李涛说,就想把皮具修复这件平凡小事一直做下去,慢慢接续守护烟火人间里的每一份真情与每一段放不下的羁绊。

虚幻的优越感

岑嵘

知后勃然大怒,喝命小丫头们去厨房打砸: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,只管丢出来喂狗,大家赚不成。”

布鲁诺·贝特海姆(1903—1990)出生在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。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,他被送往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。贝特海姆后来得以幸存并成为一名心理学家,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,同时还讲述了集中营里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。

贝特海姆说,那些底层的犹太人看到那些曾经有头有脸的族人也有关进集中营,他们中有的会感到很高兴,因为自己终于在监狱里和这些政治领袖、商业大佬以及社会精英处于平等地位了;那些原本是中产阶级的犹太人此时的最大愿望,则是他们的身份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,他们最反感的是被“像普通罪犯一样”对待;那些原本是上层社会的犹太人,尽可能将自己和其他人隔离开来。他们

坚信自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释放。最离奇的是,这些上层犹太人都有一群中产阶级的“客户”,他们向这些“客户”承诺,一旦将来被释放,就可以投桃报李。他们的优势地位是通过与这些中产“客户”的纽带来维持。

事实上,集中营里大多数的犹太人,无论曾经居于何种社会地位,最终等待他们的都是毒气室。然而即便是面对这种难以逃避的厄运,他们仍然会通过各自的方式,徒劳地保持着虚幻的优越感。

虽然上面这些都是特殊时期的极端例子,原因也很复杂,但通过虚假的优越感来自我麻痹的心理,却是一种普遍行为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:在职场上,即便同是打工人,早入职几天的老人会排挤新人,总公司的人会看不起分公司的人;在同学会上,有人声称自己某个远亲官有多大,有人炫耀自己的老板多有钱……可这些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?

人们总是想尽办法去寻找各种并不存在的优越感,但这终究是种悲哀,它只是对自身价值的不自信,对人生变幻莫测的一种掌控幻觉。因此,虚幻的优越感说到底不过是一剂麻醉药,用于逃避自己不敢面对的真实人生。

手机都看没电了,那咱们就聊几句吧!



百草园
老手机迷

于昌伟

别让电量,偷走了我们面对面的交流。

火辣辣的,后背被晒得火烧火燎,可即便如此,为了给家里挣些工分,我还是硬着头皮扛着镰刀往麦地里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,收麦成了家家户户一年里最要紧的农活儿。每年麦收时节学校放农忙假,我总要赶回乡下老家,帮着父母收割小麦。

盛夏的麦地里,一丝风都没有,云

又是一年麦收时

石绍辉

纹丝不动,树叶不摇,整片麦田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。最难熬的莫过于午后两三点,头顶烈日如火炙烤,脚下土地滚热发烫,喉咙干得简直要冒烟。胳膊、脸颊被尖利的麦芒一遍遍扫过,再被汗水浸透,伤口又辣又疼,如刀割针扎一般,疼得钻心。

我抬头看看母亲,她割麦的动作依旧利落娴熟。她微微塌下腰身,左手稳稳揽住一片麦秆儿,右手握紧镰

刀奋力一挥,镰刀紧紧贴着地面,“嚓嚓嚓”几声脆响,一大把沉甸甸的麦子,就整整齐齐躺在了地上。

我攥紧镰刀拼命往前赶,可还是被母亲远远甩在了后面。腰腹酸胀得实在受不了,只能直起身子喘口气,攥着镰刀把儿的手,早已磨出了血泡。这时母亲起身从地头提来一大壶绿豆汤,我倒了半茶缸,仰起脖子“咕咚咕咚”地灌了下去,那缕甘醇直沁心底。

割下来的麦子捆好后,麦穗朝上码成垛,再装车拉到场院。麦子拉到场院先码垛,待天晴时,用铡刀截去麦秸根部,再用杈子摊平麦穗儿,用碌碡反复碾轧。待麦粒基本脱壳,翻个面再碾一两遍,待麦粒尽数脱落,挑走秸秆垛成麦秸堆,最后用刮板或木锨将麦粒拢成堆,便要开始扬场了。

新麦刚进家,母亲就会用新磨的白面,给我们包水饺、蒸白馍、擀细面、烙焦香的锅贴。那一口口麦香醇厚的饭食,越嚼越香甜,那股纯正质朴的粮食清香,一直留在心底。这么多年过去,想起来依旧回味无穷。

弗雷德里克·道格拉斯(1817—1895)是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种植园的奴隶,后来成为作家,他的著作《弗雷德里克·道格拉斯:一个美国奴隶的自述》讲述了奴隶主是如何残忍地对待黑奴的。

在这本书里,道格拉斯还记录了一些让人惊讶的情节。虽然黑奴们个个恨透了奴隶主,但他们聚在一起时,竟会通过攀比自家主人的财富与地位来寻求虚无的优越感。为了争论谁的主人更有钱,奴隶们会吵起来,甚至不惜拳脚相向。

道格拉斯这样写道:“这样的事并不罕见:在我们的庄园里情况就是这样。每逢劳埃上校的奴隶遇到杰普生先生的奴隶,他们就会为主子的优劣吵上一架。劳埃上校的奴隶说上校最富有,而杰普生的奴隶则说他们的主人最有男子汉气概。劳埃上校的奴隶夸耀说上校钱多得可以把杰普生买下来。杰普生的奴隶就夸口说他们的主人本领高强,能用鞭子把劳埃上校抽趴下。这种争吵几乎总要导致奴隶之间的一场格斗,拳脚厉害的一方被认为是吵赢的一方。他们好像认为主人的伟大是可以转移到自己身上似的。”

在小说《红楼梦》中,虽然丫环们身处被主人奴役的境地,但她们却很看重那一点点的优越感。

当宝玉要喝茶时,刚好屋里的大丫环们不在,负责烧水喂雀的丫环小红便上前给宝玉倒水,这一幕恰好被回来的秋纹、碧痕看到。秋纹凶脸啐了一口道:“没脸面的下流东西!正经叫你催水去,你说有事,倒叫我们去。你可抢这个巧宗儿……你也拿镜子照照,配递茶递水不配!”

司棋是小姐贾迎春的贴身大丫环,小丫环莲花儿奉司棋之命,去厨房要鸡蛋:“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,炖得嫩嫩的。”柳嫂子抱怨道:“我劝他(她)们,细米白饭,每日肥鸡大鸭子,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,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……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,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司棋得

时间过得真快!一晃眼,麦田里又响起隆隆机声。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,在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准指引下,大口大口地“吞吃”着成熟的小麦,吐出来一车又一车金黄的麦粒,那场面着实震撼。田野里见不到几个人影,只有穿梭于麦田间的机械。AI时代的麦收,叫我心头涌起别样的滋味。

记得家乡有句农谚叫“麦熟一晌”——早晨刚刚泛黄的沉甸甸的麦穗儿,被燥热的西南风一吹,中午便熟透了。这个时候,一定要快速抢收。一是麦子过熟后极易掉粒,散落田间白白糟蹋;二是成熟的麦子最怕风雨。于是便有了“龙口夺粮”的说法。

儿时,村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收割小麦的。社员们不等队长发话,早悄悄地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了。天刚蒙蒙亮,麦地里就已经人头攒动——趁清晨凉快,能多干不少活儿。那时候,社员们虽然都身着长裤长褂,袖口、裤脚都系得紧紧的,草帽也都戴在头上,女人们还蒙着头巾,但麦芒依旧会扎在身上,起了一片又痒又疼的红疙瘩。到了中午时分,太阳